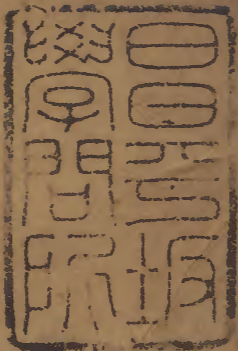


中衛一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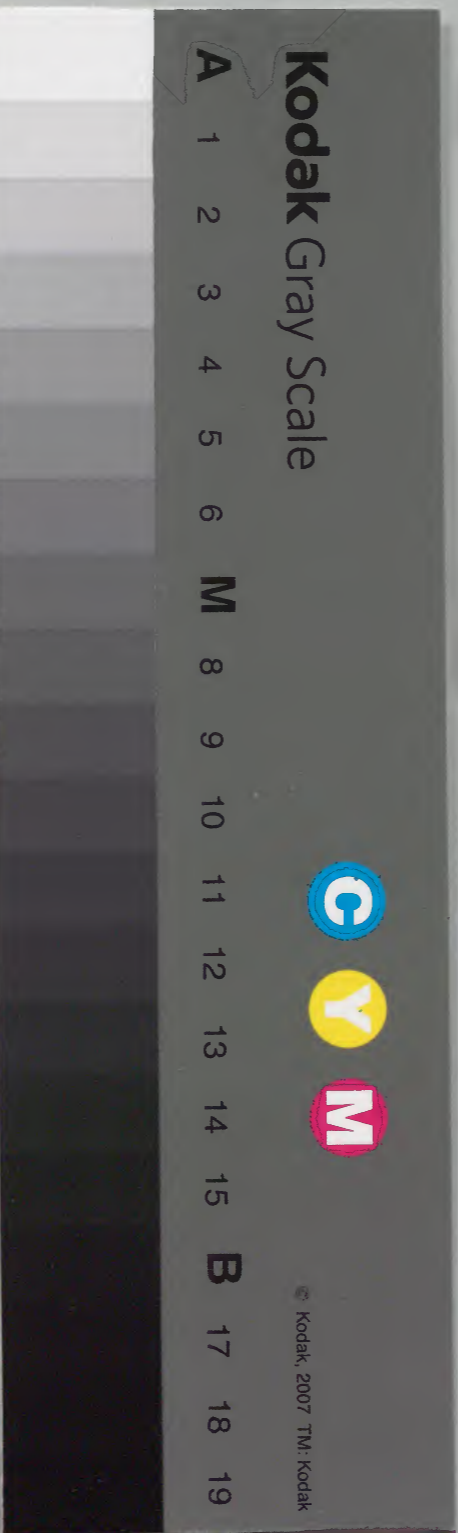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三	二	
七	〇	二	
三	三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三	二
二	〇	二
三	三	二
二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32
冊數		3 (2)
函號	295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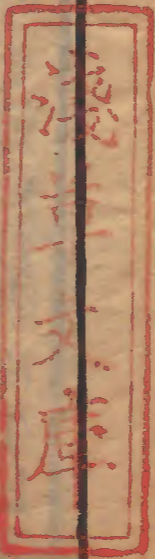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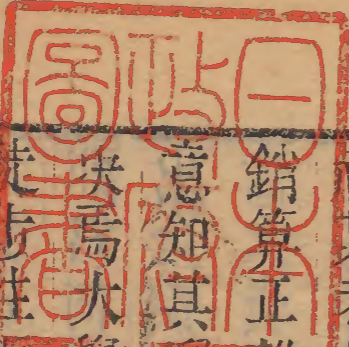
中



中衢一勾卷中

郭君傳

君諱大昌字禹修姓郭氏世居江蘇清河縣南鄉之高良澗
 祖某考某皆不仕君年十六入河庫道為貼書三年習工程
 銷算正雜料作收支之法過於其師尤明於水性衰旺能以
 意知其溜勢所直遂參吏及嘉謨為河庫道尤器君每事取
 決焉大學士忠襄伯和珣嘉公外孫也少貧每遣其僕劉全
 徒步往返五千里求飲助嘉公率資以白金五十兩君與全
 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為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公
 之數伯相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嘉公怒詈遣



之伯相遂私出都詣嘉公嘉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
容白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貧且
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
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
出金授君曰卽日爲我遣之君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
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旣爲具鞍馬又
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伯相以戶部尙書爲軍機大臣
扈

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
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賍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

恨爾時不愆愚治以逃旂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
毋累我遂與絕而全以公主府長史官三品伯相敗卒譴死
如君言嘉公自河庫道擢漕運總督開君吏缺爲上客淮揚
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求君襄其事君旣客河道署忤南河
總督吳嗣爵遂實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
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卽決老堤口一夕塌寬至
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闌關署被衝濱運之
淮揚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
才數百里吳公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廟排闥教延君君
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

見卽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自爲之大昌不敢聞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聖怒罪且不測君曰山東匪勢猖獗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

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

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卽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君曰有一言不能從則不敢任也調文武汛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卽辭事吳公敬諾君

又曰蕩料皆在洪福庄距工咫尺宜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卽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共用料土作支并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三日

欽使乃至浦後余客河督徐公所取成案閱之日期銀數皆信君故善河事以老壩工尤知名當事有急輒倚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衆怒乾隆末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廿萬河督議減其半商于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衆工員共之尚以爲少乎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君爲人赤顙披頤髯長七

八寸連髻皆蒼白余於市肆遇之遂數從君遊侮之者或目
爲迷鈍迷鈍者淮人方言言迷迷鈍鈍以譏懵懵不曉事也
嘉慶十二年南河每歲數決口一口輒費帑二三百萬戶部
籌撥不能給常經年敞口門南河總督徐端求知河事者甚
急余數爲徐公言君徐公故知君然卒亦不能物色也余故
未習河事既從君遊相與講說有所解君輒嗟賞月餘余還
揚州十三年二月君買舟訪余日制府今入都通工議改河
道或南出射陽湖或北出灌河口給制府請餉六百萬制府
以爲然如是則吾淮人類且當盡吾與吾友張君念非吾子
莫能救此險難者張君貫錢二百緡屬延吾子吾攜潘靳諸

公書及手錄雍正元年至嘉慶二年南河奏咨各案與吾子
扁舟泛下河轉尖至灌河口溯莞瀆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
河策騎循峯山至盱眙竭兩月之力以相度黃淮湖運之形
勢吾測制府返浦必有重使踵至以吾子辯才通徹河事執
此此者之口以救億萬人之命不難也余欣然行君旣爲指
陳水性地勢又解說案牘中未晰者以四月望抵浦余已了
然於南河今昔成敗之故遂筆記已見爲書二篇時制府方
旋車而協辦大學士覺羅長文敏公戴文端公奉

命視河未至君稔漕標副將鄭敏與文敏有連卽刪潤余書
爲鄭公具稿馳呈文敏文敏驚歎飛檄調鄭公君語鄭公曰

相國識力口辯公非其比也度不能答卽曰安徽諸生包世臣所爲可矣鄭公至宿遷見文敏文敏囑鄭公旋浦道殷勤兩相國以五月五日夜分至初六日昧爽文敏枉駕余寓余因爲兩相國極言海口並無高仰河身斷不可改雲梯關迤下必宜接築長堤至海濱而於運口築蓋壩導淮溜出黃以減運漲則清淮可以安枕而河流必不旁溢歷述遠近成案以證明之兩相國以爲然遂招余同往海口屬具奏稿而接築長堤一事自乾隆四十七年高文端以不與水爭地奏請廢靳文襄雲梯關外堤七十里並禁民間築埝載入例冊所議接築與成案相反而未可深言遂止言明河臣潘季馴築

汰黃堤千餘里而河治

國朝河臣靳輔接築七十里而河又治以此見東水攻沙爲古今不易之法今雲梯關下至海口新淤三百餘里每屆大汎水漫溜緩淤墊河身以致上游水立云云兩相國增損之以入告得

旨允行兩相國查工抵陳家浦登大壩文端曰壩西挑壩何長徐公曰總河築大工十餘次唯此挑壩得力今春放引河時實爲一快余曰當日故以壩長挑水爲快今則宜拆減二三十丈以免挺入河心激溜北去不然水長四五尺上游北岸五十里之內當有受其患者矣徐公默然七月大汎至水

長才三尺而陳家浦對岸迤上四十里之馬港口潰決通工
又議欲以馬港決口卽爲河身聽其由灌河入海兩相國奏
准之案遂寢不復行馬港口堤外皆葦灘去莞瀆河尙五十
餘里莞瀆河寬不過百丈下注灌河口又百七八十里河出
馬港缺口無水槽葦根盤結漫行至莞瀆又迂曲窄隘洩水
不暢泛濫寬二百餘里深不及二三尺仍倒灌禦黃埧直入
東清壩黃影至洪澤湖中泓其由頭壩入運河者才分河水
十之二三而運河不能容自十三年冬至十五年春東決山
陽之二舖西決山陽之小舟庄狀元墩又連決寶應之王家
庄及白田舖東西岸漂沒民居以百萬計河旣倒灌湖水不

得出啟五壩以洩湖智仁兩壩相繼刷塌成口甘泉之昭關
壩亦刷去壩底興化鹽城東臺甘泉之民田常爲巨浸而司
河事者以淮運瀆決處分輕於黃河又得時時興大工每以
無傷田廬入告及州縣辦賑則以戶冊人數爲應賑之數而
民多死亡不領賑得以乾沒乃倡爲自馬港口決黃河安瀾
之邪說決計以馬港口爲河身灌河爲海口三年不舉大工
民苦災劇訴於都

上乃遣尚書馬慧裕持節巡視馬公習聞河員說頗持不堵
馬工之議安東海州災民求計於君君曰

欽使臨工若等以小舟千餘導使者座船至口門下馬公仁

人能不議堵合耶從之馬公船行不數里輒膠淺太怒乃奏請興工仍如兩相國所奏而司事者復裁減工程接築長堤其長短高寬皆不及原奏十之五以十五年仲冬告蕪十六年三月桃汛至刷開倪家灘新堤道廳請搶護河督不許河復旁洩五月遂決王營減壩河督以壩上土堤坐墊過水河由舊河身歸海無傷田廬入告

上燭河臣奸

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百文敏公馳駟爲兩江總督先是兩相國奏旣稱

旨而

上復飭樞臣南河奏悉以此奏核之不符者議駁兩相國攜余所爲籌河芻言至都遍示朝貴朝貴多傳抄其書百公受命卽馳札致鄭公延余至浦議河事余至浦訪君君戟手再拜曰自五月盛漲黃流倒灌淤墊清口太平河直入東清壩淤墊五道引河及決減壩不暢逆溢邳州之棉拐山下穿邳宿運河而棉拐山下皆頑石不可刷昨又逆溢蕭南之李家樓成巨口李家樓迤下向有孟山五湖受水須一月乃至洪澤今五湖已成平陸計李家樓水橫溢下行日可四十里不半月卽達洪澤洪澤底水雖小水到後日長尺許不十日湖卽滿而東清壩外入黃之太平河身高與東清壩等夾運河

居民百餘萬自分必爲魚鱉一夕常數驚吾子此來天固以百萬生命屬吾子吾子勉之已余曰計將安出君曰接長蓋壩則清淮無恙接築長堤則黃流順軌吾子已爲兩相國具奏定案今但舉二事而已豈有他術哉余既見百公百公曰河員皆謂馬港口未堵之前三年無事既堵而減壩決以此見海口實高仰不可復用余曰自十三年決馬港山以運河決者五六處皆黃水倒灌所致非淮之爲災也馬港口下並無河槽前以欺馬尚書不可得令乃又以欺閣下耶且減壩既決果暢行何以又上決棉拐山更上決李家樓乎語未竟百公切齒曰謹受教卽塞決百公又曰河員以太平河淤塞李

家樓水下注洪澤湖當先籌去路議挑濬太平河槽寬四丈深一丈五尺長千三百丈估銀三十萬予限三十日而工員多以爲急迫難集事莫肯受任何也余曰李家樓決已十日去湖不過六百里黃水指日入湖湖水故小然高堰石出水面者止九塊每塊尺一寸黃水到日漲一尺再十日必泛漫運口頭壩居東清壩之下相去才數十丈頭壩金門寬四丈水深四丈五六尺而壩外之太平河淤沙成阜湖水出東清壩其不能陟成阜之太平河而必入深四丈五六尺之頭壩亦明矣運河寬廿餘丈其不能并受全黃全淮之衝亦明矣清江板閘淮安相距止三十里沿河居民戶以百萬計急

如倒懸待命於閣下焉能有三十日暇與工員商權可否耶
且如衆議挑太平河深一丈五尺而頭埧下水深四丈五六
尺高下猶懸絕滔滔下注之水其能不下頭埧而入太平河
耶計唯急發帑萬餘兩接長頭埧外之蓋埧斜掩頭埧金門
晝夜興工十日可畢出埧之水如奔馬勢無可止然善乘者
謹持韁勒則東西唯其所使河水猶馬而埧猶韁勒太平河
雖已淤出水面然浮沙不過二三尺下皆新淤油泥見水輒
去水出東清埧以蓋埧挑溜北由太平河出禦黃埧入黃河
如湯沃雪耳百公曰謹受教而河員皆持蓋埧緊當溜頭必
不可成太平河淤厚難刷且水勢尙緩議挑爲善百公猶豫

未決余曰蓋埧成則大溜不入運裡河廳屬無險工不利於
河員明日閣下臨工次某請從指示形勢有持不可者爲閣
下面折之八月朔日百公偕余至東清埧周迴審視計乃決
卽日接蓋埧八日而水大至刷通太平河達禦黃埧十二日
蓋埧成而太平河身刷寬三百丈深二丈八尺運河水勢反
減落清淮人心乃大定百公旣以余言與兩相國所奏合又
蓋埧有成效因定議堵減埧接築長堤至海邊而止高厚悉
如兩相國所定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工亦葺河歸故道伏汛
後海口深七丈長河皆深二丈秋汛至竟不出槽十九年四
月余至安東存馬文昭君先在遂策蹇偕行大堤由雲梯關

六套渡河至八灘存張君於其官署張君者君之友葦右營
把總張楷也君謂張君曰海口高仰之說自前明已見章奏
吠聲者且三百年其雲梯關外南北各數百里自高文端奏
廢修防之後弃爲沮洳而上游每歲輒決口自十三年君以
二百緡資吾二人濟此巨艱破文端之案復文襄之績天下
共知海口之本無高仰長堤之並非阻礙黃雲遍野老幼歡
呼歲得二麥千餘萬石三人之心可以慰已雖當事參以已
意不能盡如吾指然端緒已得南河可十餘年無事惟前鑿
蔣家壩以減湖今又有查勘徐州虎山腰段山腰之舉以減
黃若人志卑輕物無利濟之心事在必行則十年之後高堰

殆且不守吾不及見矣顧謂余曰吾子遇有力者當時時切
言之預杜患萌也及與余別猶執手嗚咽致此意再三云張
君以君年老招其子某往侍後二年病風痺卒年七十有四
歲君之子亦尋歿孫逢吉尚幼未足以世君之業君訥於言
而拙於文皆不足以自達以故君之學無傳知君之學者莫
如余然其精能自必尚有非余所能悉者君之言曰前輩
堵口門偶言引河爲大壩例價不敷藉爲名耳今乃有鑿河
至長數百里且於決口後先築攔黃壩又率待冬令水落或
且於次年冬後乃興工又自總兵徐建功堵築青龍岡創築
二壩今遂以爲常法何其舛而且愚也水力不盛則不能攻

沙沙既老堅則水亦不能攻及其初決之方盛以挑水壩撥溜刷去新淤由舊槽而下應手堵合可以尅期近人善工程做法者唯張君及安東馬君耳馬君吾婦翁王全一之弟子也王君精於外工記錄所歷之迹爲徐河督得其本卽今刊行之安瀾紀要迴瀾紀要二書然驗彼行事亦未見其能與書言相合也初君偕余坐小舟出射陽湖至五案余登岸見井泉龍王小廟旁有木主題曰福星郭老爹長生祿位土人僉稱吾祖父因時在清江遇郭老爹指示至海濱官荒種地刈葦草因以起家立集鎮故奉其祿位或曰其人蓋仙也有老者言非仙也吾曾見其人余告以現在小舟中皆驚卽相

率羅拜奉酒食及至灌河莞瀆馬港口尤多親見者不下二三十處君之功德在民固已久矣張君字聖培桃源人以難蔭爲河營把總升蕭南千總汛內有關庄壩張君請加修防謂遇盛漲必決口本廳不可張君爭之尤力徑呈本道本廳怒而揭之徐公知張君能無以慰本廳遂於軍政案劾以才力不及罷職然于工之鉅者猶必檄張君張君去任八年秋漲關莊竟決定例有工之所決口本廳當置重典遂更地名爲李家樓其實李家樓去決口尚三十里百公廉知張君事原委欲翻其前案重用之復牽于讒說止以爲葦右營把總閱今七年未遷一官馬君年六十許亦以與君厚爲通工所

忌云

論曰孟子言禹治鴻水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疏九河
濬濟漯司馬氏言禹以河水湍激難以行平地乃釀爲二渠
北載之高地鄭氏注冀州旣載曰載之言事謂作徒役禹知
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其
注夾右碣石入于河曰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遠
從山東南行入河注九河旣道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
平無岸故可分爲九注同爲逆河入于海曰下尾合名同逆
河言相逆受也余始讀司馬氏書疑河難行平地豈可轉行
高地因欲破高爲膏謂擇膏腴堅實之土以行河水繼乃悟

兗州居下游最受害而北連冀州冀州地高無河患禹由海
口碣石山審視地勢可以導河而北乃起徒役于冀州高地
穿渠司馬氏所謂二渠蓋言副渠也副渠旣成測渠底深于
河底決而載之兗州泛濫之水掣入新渠其始橫決所衝刷
平地有槽數道水落而槽見禹因留爲殺滅之路又恐河分
則善淤故濬濟漯清流以入之助其蕩滌冀州新渠之尾卽
連兗州舊海口是以九河至此相逆受逆迎也謂九河前後
會合相迎又海潮上泛河溜頂出之如迎逆也蓋河源萬里
水勢至剽悍繕隄完防卽極高厚力仍不敵載之高地則以
地爲岸河雖湍激其力固不能勝地故曰掘地水由地中行

此禹所爲一治河而千年無患者也孟子與司馬氏鄭氏述禹治河之術爲詳切後儒莫能通其意賈讓遂倡徒民以縱河之說黃流濁而善淤激之則駛而刷河底寬之則緩而淤河身讓欲弃冀州以瀦河下瀦則上潰患必他及所論至疏謬然唐宋諸儒皆是讓言元臣賈魯始以塞疏濬三者爲事至明中葉而後有潘季馴其治河也寬之而不至于緩激之而不至于怒河槽以百丈爲率霜後則灘高于水面五尺河槽兩面各距百五十丈爲縷堤厚五丈高五尺縷隄之外相距三百丈爲遙堤厚十丈高一丈兩遙堤相距千丈附遙隄栽高柳五行附高柳栽低柳十行遙隄南北共長三千里中

間直滾水壩南北各九座壩脊高七尺而不封土汛至水平灘面盛漲逼縷堤又漲則溢而及遙隄平滾水壩漲一寸輒溢出一寸漫灘水不當溜率渾漿而不濁漫過縷隄以及遙堤灘寬足以容納有縷堤限之水渟而弱又以柳行殺風力滾水壩聽其漸溢無溜勢又南北之力常均是故其時小汛至則水不出槽大汛始至逼縷隄大至乃逼遙堤盛漲乃過滾水壩比其過壩也勢已漲極而就消初消則壩掛口繼消則縷堤露頂大消則灘唇出水矣故其縷堤之所禦者百五十丈漫灘之水遙隄之所禦者三百丈漫灘之水非如後人以一綫柴土之堤與萬里河源鬪強弱也是潘氏兩堤一壩

實變通神禹載高地疏九河之至意而合于時勢足爲後世
法守故潘氏司河十七年而遙縷兩隄未嘗有分寸加高今
之汰黃隄仍潘氏之舊址是故神禹以後善河事者未有能
及潘氏者也

國初河事復亟河臣靳文襄任賢友陳潢克告成功而故老
嘗言文襄憂淮漲議鑿天然諸閘減其水入黃陳君曰大司
馬此時減淮不及百年人且以此閘減黃矣黃淮兩瀆并攻
高堰淮陽不爲魚乎文襄卒爲之余嘗見陳君手跡于清江
浦之潛庵曰東去只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若非盛德
仁人力百萬生靈葬巨濤又題其後曰適與大司馬論河事

有感歸寓書此則知毛城舖十八里屯峯山祥符五瑞各閘
周橋之天然三壩及下河三河六隄之論皆不出陳君意也
潘氏既有懋績復著河防一覽以詔後人唯陳君爲能深通
其意又得文襄爲府主然卒不能盡其才以憂患遺近世郭
君所學不讓陳君而無文襄東南之契又不若陳君之有文
采足以自傳于後而河自生民以來爲患中國神禹之後數
千年而有潘氏潘氏後百年而得陳君陳君後百年而得郭
君賢才之生如其難陳君見用而不盡郭君偶試而竟不
見用而河之爲患無虛日司馬氏之說法後王也謂其近已
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故言治河之盛者以潘氏爲後而

言事變之近者則郭君爲後後之君子有志于此繹郭君之言而明其所以然之故則可以上推陳君之意以讀潘氏之書休文有言如曰不然請待來哲斯之謂矣

答友人問河事優劣

近世言河者每歸之天幸天幸者一年偶值雨雪稀少而已人事果至雖遇異漲而可必其無患是故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重用武職者又次之其侈言工程袒護廳員者大抵工爲冒銷納賄而已河水濁而流激濁則善淤激則善回是以南岸坐灣則北岸頂溜中間平流則淤淺無泓坐灣頂溜之處非大隄所能抵禦廂做埽

工隨溜斜下溜勢偶改各灣同變節節生工耗費無算是故自潘氏之後莫能言治河者其善者防之而已夫水德旺于冬歸槽之後其質已清其流更駛又土性溫酥易刷水勢淺落易制以埧導溜逐漸減工工減則險減是故能言治河者用心力於霜後及汛至則恬然如無事者心有真識而事皆預立故也今河員無尊卑皆汛至而奔馳旁午霜後則羣居安坐樗蒲宴樂舛矣河工每日有水報云某日誌椿存水若干丈尺寸比昨日消長若干比上年今日消長若干比上年某日盛漲消長若干而河底之深淺隄面之高下問之司河事者莫能知其數報有誌椿存水之文測量實水則與報文

懸殊問之司河事者莫能言其故如彼所爲宜其歸之天幸也夫水之行也常半於驛上游驟漲之文已至心計下游河身是否能容沿途料土是否無缺某日當水至某日當水消一心運籌千里合節此非可俸致而飾說也余前客百文敏署擬改水報式以高深相乘通札遵辦河員心疑出余手俟余他去乃稟請所以改式之故文敏無以應遂聽仍舊盛業中沮良可惜矣其明于錢糧者知分厘皆百姓膏血求水勢致病之源用力少而成功多使河底日深不能減工而能減險斬齊白高皆其選也其重任武職者能守舊例以文職主支收其估計做造則皆歸于武職故將估春工而道核之營

做埽段而廳察之武職之小而要者曰當家効用料物到工須當家効用出結動用料物須當家効用逐日開摺通報雖不能盡實然較之近來由廳員事後做帳則大不侔已蘭康在南河猶可稱者此也蓋武職局面窄而膽小偶有錯誤立加棍責文職局面寬而膽大卽有敗露尚可彌縫大吏以武職率多蠢直文職工于趨承專任文職遂至營汛不過供廳員之指揮奔走不敢與聞工帳而河臣之奏單題估題銷部臣莫知將三者逐細核對是否昭合一任胥吏需索銷費而通工又創爲浮冒罪小節省失大之邪說以熒惑遠近然而溯查統計凡錢糧節省之時河必稍安錢糧糜費之時河必

多事工拙之效智慧共見蓋糜費之時必各工並舉而無一歸實上最苞苴下賢筐篋隄加而河身隨之並高工生而水勢因之更險引盜入室隳敗為期防之不能尚安望其治哉

附改水報式

某廳某泐某工第幾段某日誌椿存水若干丈尺寸實

測水若干尺寸埽前頂溜水深若干尺寸長河中泓水

深若干尺寸埽高水面若干尺寸灘高水面若干尺寸

堤高灘面若干尺寸河槽水面寬若干丈尺堤內河身

寬若干丈尺灘面即灘唇緊靠河槽留淤常厚非謂堤根低窪之灘也

比較昨日長落若干上年今日長落若干上年盛漲日

長落若干

廳總報加上汎河底比中汎深淺若干中汎河底比下

汎深淺若干堤面比較同

說壩一

或曰子言防河之不足為治信矣請問治要答曰深其槽以遂河性而已請問治方答曰相勢設堤以作溜勢而已潘氏之前河流歧出沙分停而不厚潘氏導而一之然後河得集力以攻一道之沙是之謂以水治水自潘氏至今三百年司河者工拙懸殊然所循者潘氏之法也夫河之敗不敗于潰決四出之日而敗于槽平無溜之時河性激而善回深與回

常相待也槽淺則溜不激水無以回而爲淤淺者益淺激者益平河性佛矣能毋怒乎怒而無以待之則必成事成事則河底墊高而潘氏所創之滾堤日形卑矮不能不封土遇急去土以減水減水既多則河仍歧出其堵合也常在冬令力薄之時不能刷去前淤淤日高則河口仰溜日緩故近日雖墨守潘氏之法僅足以言防稍弛則防之而不能矣故能言治者必導溜而激之激溜在設堤是之謂以堤治溜以溜治槽然堤以埽成埽下而溜爭之則埽蟄蟄定則埽實而溜守堤是生工矣埽下而溜不爭則淤爭之是弃堤矣凡平流長河其勢固以漸斜趨于工工長者或數百丈短亦數十丈堤

當工之上游得力則溜勢上提尾段工閉而首段着險或更提至工上無工之所是弃工矣又或溜經堤頭繞堤嚙灘勢成橫臥生工則未有一定之形弃堤則已成不能之勢是召敗矣故治河必用堤然以北人試善泗之言庸醫效華陀之方則不如守繼長增高者之尚能暫防于一切也

說堤二

挑水堤潘氏所創止用于塞決蓋縷隄成固無所用堤也近世善用堤者推嵇文敏公世稱白隄嵇堤不及百年而故老無能指其基言其法者嘉慶初徐屬積淤水常平隄康茂園爲督修堤十餘道刷出深槽徐城始安嗣東河決衡家樓歸

咎南河之壩多阻水舛矣茂園篤信堪輿家言廟宇公廨必親督修造至典籤不敢白急報敗固自取然其長不可沒也對頭斜堤則予所臆創以語諳習工程之安東馬文昭馬君以爲善遂用之於裡河而中河運河各廳效之凡遇水淺滯船皆恃此以濟運十七年湛溪爲督始用于黃河刷滌積淤功效甚著嗣以對堤逼溜見險而碎石能止險乃參用碎石漸至碎石徧工而對堤盡廢河亦漸淤說者歸咎于碎石則又非也蓋碎石斜分入水能挑溜頭故足止急湓攻埽之險然不能激溜故無刷淤之功堤于水面激溜溜被激而爭堤回旋徹底故淤隨溜起用各不同未可偏廢至于河身留淤

則係減洩力弱之故非碎石之罪也然挑堤用于工頭而對堤施于灘唇堤入水而溜起溜起堤蟄或隨蟄隨崩或聽其蟄走則相機乘勢無可言詮是亦至粗而至微呼吸之間勝敗頓判者矣蓋非對不能逼溜非斜不能導溜不可太長不可太高務使埽肩迎湓而箍頭翻斷不爲老灘之害則得之矣

辨南河傳說之誤

說者謂高文定公廢爬沙船拆轉水墩而南河壞自河壩吏民以及朝省士大夫皆持此說而其實非也靳文襄于康熙二十七年設立浚船其時南河止十廳故浚船分十隊而統

以船務營守備一員二十九年于勤恪公接任卽調回浚船
改隸葦蕩營參將專運蕩柴文定以乾隆初任河督去裁撤
浚船時已五十餘年矣且江河巨艦乘風鼓浪一猫下卽止
不行爬沙船尾繫鐵篋子一具其製三角橫長五尺斜長七
尺着地一面排鐵齒三四十根長五寸約重五六百斤又益
以混江龍一具其製以大木徑尺四寸長五六尺四面安鐵
葉如卷髮亦重三四百斤比之下猫其勢相倍而謂以水手
四名駕兩槽上下梭織以爬動河底淤沙使不停滯其說蓋
與兒童無異嘉慶十年今大學士戴公以侍郎視河公習聞
爬沙船說促製成試之于清口太平河不能行翌日又試得

行而甚緩不得力余就詢其主者主者曰星使必欲其行使
人翻鐵篋以齒向上故勉能移動耳或曰文襄時獻此策者
欲藉官船運私鹽赴徐州文襄受其給故勤恪罷之余每以
告人多稔其故而當事好名高者或猶欲舉行之轉水墩在
湖口五道引河之外運口頭埧之上從前洪澤湖口內有引
河七道而黃河大溜傍南岸直指運口故築轉水墩分湖溜
之七西北行以敵黃其三則東南入頭埧以濟運墩之形不
可考故老言其上可堆料五百垛則周圍蓋以千丈計自康
熙之末吳城磚工外

御埧旣成河溜北趨湖口積有淤灘寬至九百餘丈名太平

河其西岸築順黃隄以禦黃漲而轉水墩仍分湖溜七分使
向西北則恐衝開順黃堤接引黃溜南行爲害運河實有不
得不拆之勢轉水墩旣拆文定于頭堤外加做蓋堤而于太
平河中腰風神廟前做束清堤蓄清水之力使得聚勢以敵
黃而回溜入頭堤濟運又于束清堤之北百餘丈築禦黃堤
使黃水盛漲不得倒灌至所定冬築夏拆章程並皆妥善以
後拆築不如法嘉慶九年始移束清堤于湖口移禦黃堤于
河唇而運道屢梗其詳在策河四略嘉慶十六年百文敏公
初蒞任惑于浮言亦以復轉水墩入告余入署乃極言其故
而覆奏曰接長蓋堤已有成效是雖無轉水墩之名而有其

實因時立制不敢拘泥前奏致失機宜人亦漸知轉水墩之
無關樞要矣余見文定乾隆十六年呈大工二十段圖說簡
要明晰使後人守此不變河事當不致敗壞改靳文襄天然
三堤爲五石堤定啟放之式以減下河水患又曾放石林減
堤五次皆減漫灘渾水堤下引河不受淤後人每一開堤如
唐家灣王營等處皆掣溜入袖致成巨口數十年來司河者
皆出文定下而反被惡聲文定之猶子文端奏廢雲梯關外
修防使河多故江淮居民之毒高氏或以此而追誣其先以
致來者不明于全河得失之故雷同瞽說故明辨其非以告
天下非爲文定鳴冤已也

嘉慶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余自都返揚州過清江晤黎湛溪時湛溪任淮海道告余曰吾本不習河事得君籌河芻言策河四略讀之因仿其意爲書與河帥爭必守倪家灘新堤不可得今竟決王營減堤致興大役可見河事原有把握余曰閣下不見十一年王營減堤決而復上決郭家防蘇家山乎減堤下游入海處東則安東之灌河口北則海州之黑風口今黑風口已淤成小溝灌河口在葦蕩東南葦林茂密十一年留淤五尺而雲台山麓已淤出水則此決口之水行更不暢

回溜上潰較十一年當更速不過在半月已後耳湛溪曰所論至精確然河事花樣或不如是印板也七月初竟決棉拐山穿運而望後遂決李家樓

十七年春予偕鹽巡道朱白泉至清江時百菊溪陳竹香皆在李家樓督大工河庫係徐晴圃湛溪已調淮揚而楊邁功任淮海三道事多咨于余余告湛溪曰李家樓必可合然徐鳳泗積水方五六百里皆當下注洪澤再加伏秋大雨勢必開填仁智義三堤皆無底信填雖新而工料不堅實唯禮堤可放然填唇水脊金剛牆皆有病當請量加拆修所費不過二萬兩便可保全下河七州縣不被水湛溪未然其說余每

見輒言之湛溪曰即修亦無石工好手如何余曰有已革千
總王研夫能勝此任閣下派工員延王君主之可也間日余
以語晴圃邁功請共言之以弭此患晴圃曰湛溪昨日告吾
曰慎伯四次勸吾修禮埧誰知爲薦友地也余曰湛溪識見
如此終必悔之及六月湖漲湛溪在高堰搶護飛稟請開放
禮埧竹香在清江菊溪在江寧皆飛批開放而菊溪又以六
百里咨會竹香云有阻撓者行軍法及禮埧放而跌塘成巨
口不能堵菊溪遂嚴劾竹香並無隻字相商擅開禮埧以致
清水力弱黃仍倒灌阻壞全河機宜而附片保湛溪通曉工
程可任河督揚道汎地止湯陳工而湛溪出境七十里迎菊

溪于童家營遂于童家營發此摺摺回竹香獲罪而湛溪遂
以三品銜署河督余自八灘回清江賀湛溪而新升安徽巡
撫胡果泉適至余故不識胡公避入幕內果泉謂湛溪曰清
江人皆不曉事今早羣言吾弟不聽包慎伯計修禮埧成此
巨案然吾弟果修禮埧則今日尚淮揚道耳安能開府千里
耶湛溪大慚爲余已備聞其語也

十七年三月李家樓既合竹香回浦菊溪回江寧而減埧報
險竹香湛溪上埧搶護三晝夜白泉告余曰減埧必不可守
埧下卽蟄晝夜幫後戩而埧身轉側如地震報險五日已費
銀七萬餘兩而不可止似當急稟制軍余曰上年余告制軍

以八月動工合減填制軍遲至十一月乃開工八月水報減
填口門深四丈二尺及十一月動工時水面落四尺而口門
水方深二丈四尺是填下有淤沙丈四尺無老土作基何能
不翻是豈一稟所能濟事耶白泉曰且柰何余曰在減填上
遊迎溜處做挑填一道挑溜向南則壩下自掛淤淤久填身
墊實卽無事矣所費亦不過四五千兩耳白泉急以告竹香
竹香曰此真妙策然一道恐太吃重卽日興工疊做兩道閱
二日挑填成而減填前已淤出灘面數丈矣

湛溪聞余十三年在陳家浦有當拆挑填二三十丈之說不
知馬港大工後河勢已改十六年冬湛溪尚在淮海告余欲
拆去余曰此時拆挑填則大堤恐吃重非計也湛溪竟拆之
十七年伏汛至水由挑填頭南臥刷大堤東灘塌進圈堰蓮
功以本道駐工督堵築費銀七萬兩旣合復墊口門頭深七
丈余由浦赴入灘蓮功要予于路偕往相度余曰此墊口若
合之須銀十萬蓮功曰廳營會估如君言余曰口門下有積
水方十餘里與口門水相敵黃入成清漲落隨而出入必不
成事若下埽則埽與水爭掣動溜頭溜一得勢恐擠開四填
大隄成巨口閣下卽飭停工約十日卽淤出水面乃以土壘
之百餘緡之事耳從之閱八日而淤見泊余旋車圍堰已做
成所費才百五十餘兩

十七年夏有爲菊溪畫策于清江石馬頭外築閘堰弓處正對王營上起禦黃埧尾下屬之貼心埧議定而余知之遂入督轅告馮潮曰足下若向不是吾言者則無罪制軍若向不以足下言爲是者亦無罪今議築圈堰河寬千餘丈至此陡東爲二百丈大汛一至非衝塌禦黃埧即衝開減埧否則逆流決桃宿邳睢或迤下攻貼心埧夾錢工周工足下速以已意止之若及余則彼人且故欲成之是罪反在余矣潮以告菊溪得不行是年冬湛溪旣爲河督而畫策者又以告湛溪余急謁湛溪切言其不可湛溪答已入奏明年秋漲睢南桃北連決湛溪躍入河者再以河南睢工成口奪溜得不成事

睢工甫竣而伏汛大至禦黃埧埧壅壅三次溜勢直趨貼心埧拋碎石搶護至一月共費帑九十萬溜勢始漸北得無事

南河雜紀中

乾隆末李薌林爲河督外河廳屬湯陳工報險河督臨工見浪勢猛甚飭隣廳協濟料埧搶護王全一爲湯陳工外工友告居停曰此水歎氣也必無事明早必掛淤凡浪來軟而去硬者勢似輕而正溜伏攻埧根今浪來硬而去軟是埧根已掛嫩淤水面乘風力見險勢其實不足畏也若冒昧動工埧一入水則嫩淤刷動溜頭隨埧而至事不可知矣竟不動工

明早果掛淤

河工最苦無土王全一辦豐工裡外皆水取土須在五里外
王乃以意於口門下左右各做一小堤使水出口遇小堤而
迴溜入堤外以掛其淤每夜所掛足供明日之用以是工得
速歲而少費又嘗見錢工土隄滲漏堤裡冒水穴大已徑寸
王急令人以鐵鍋盡力合之而坐其上少頃水不得洩而迴
遂淤滿其罅隙堤得不潰

馬文昭騎驢由邳州至宿北見長河中有三浪沒頭不起迤
下三里卽梁工梁工正搶險主者告馬曰埽前無浪而蟄已
搶兩晝夜不止失埽五且柰何馬曰吾見長河有三浪甚奇
此浪伏行攻埽也急至上游長河邊做一魚頭埽三浪便當

隱而見于埽前則工穩矣從之埽成而三浪隱梁工乃平
十六年七月余應菊溪招由揚赴清江至寶應見挑長河土
工四十段內廿九卅二兩段最如法問士夫云包做每方錢
三百廿文邊鍬在外遂存張聖培于其白田鋪廠房問之則
此兩段聖培所承辦也問其價曰每方領錢二百六十文余
曰足下何堪此賠累聖培曰方有餘剩何言賠耶吾領二百
六十文方價而包于夫頭以三百廿文似大賠然官收方用
銅尺土夫包方用漕尺銅比漕尺短一寸吾包時言明漕尺
加一收方銅尺見尺積漕尺七百廿九寸漕加一見尺積漕
尺一千三百廿寸合計加七每方可領官錢四百四十二文

除去包價三百廿又加邊歛錢每方四十照料供給錢每方三十每方尚可剩錢五十文吾承辦土萬二千方可剩銀六百兩他人辦工既賠累又不如法是在辦理之工拙吾子此去告制府但當講究工程莫任察訪也

碎石坦坡斬文襄公用之于高堰後
純廟飭用之于瓜洲江工嘉慶初蘭河督用之于黃河石林工徐心如任徐道時用之于銅沛皆有效然蘭止做兩段徐止做四段其用之黃河通工者自湛溪爲河督始謗語四起以爲碎石淤入河底必爲大患余在揚聞其說而不敢斷其是否後入都經過黃河碎石工而知其有利無害湛溪因謗

語直達於都乃爲書力陳碎石之善與余遇於邳州以書示余余曰閣下歷陳碎石之功備矣然其所以好處則在碎石入水坦坡而下其坡唇在水底挑溜故止險之力加於廂埽耳湛溪曰子語容吾思之湛溪舉事多依傍策河四畧惟碎石是其心法而不能自言其故史公曰能行者未必能言亮哉案碎石工斷不可用於運河及時築時拆之埧以運河身幸溜急恐刷入河心爲漕船之害碎石得淤乃能閉氣堅如生成拆時不淨常沮河流也

余言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故旣爲說埧以明上治復爲襍紀爲明錢糧者舉其凡例夫言河於錢糧似屬粗迹然錢糧有冒銷有虛

糜其事與機宜常相待也視爲粗迹舛矣廳員職在佐
貳廉俸未優所轄工段多或十數長或百里設廠延方
膳丁役給書算犒兵夫養車馬辦公必需之資歲至盈
萬卽伺應院道供餽差委亦人情所不能免其取給也
必於工帑而動云實用實銷非解事之說也眞明錢糧
者責七成之工而已卽如南河舊例庫貯止五十二萬
其時廳缺十四每廳牽算庫貯三萬五六千以七成責
之每廳做工所餘數皆過萬辦公之外尙可稍資家計
況近日庫貯之相倍蓰耶然使爲河臣者公然以三成
之帑明津廳員則無以爲名而漸不可長不知埽工首

重正料部例以斤計三十斤爲一束工例以方計四十
束爲一方部例以九萬斤爲一埽工例以七十五方爲
一埽皆於做工時銷單長一百埽工一方名
一個單長是故以工
例合部例堆一方爲料千二百斤每做一單長爲料九
百斤部價常絀於市價然實堆正料一方斷不能至六
百斤以溢出之倍斤益不敷之價則有盈無絀矣又料
束皆緊捆做工時拆散平鋪浮出十二加以半土廂壓
土料相乘摠不能及七成其土工部例用銅尺工員收
挑夫之方工例則用漕尺漕比銅加一四面乘算亦尙
不及七成是故工得七成實已照例如估而非屈法下

徇曲留餘地也其不及七成者則謂之冒銷冒銷之術甚多名目難以枚舉然余往來南河二十年所見工程有不及二三成者甚有領帑竟不動工者皆非別有神術使管轄官竟不能以意查詰也故冒銷之弊易除也近年河臣莫不以拆秤料塚爲務然未見有臨工先數塚數者是亦齒決之問矣且料以做工果能嚴核工段不使以堤身冒埽臺以敗埽填垣心雖不查料塚可也若臨工而不能校核卽料塚斤方如式一開春工報明動用繼請防料虛稱墊辦此融彼銷曾何關錢糧之費省乎聞之古權家云東備則西寡南備則北寡無所不

備則無所不寡近日防河與此大似中無定見普律加培溜勢不到則簣土束料皆歸虛設溜勢所及則以普防之故卑薄不足爲禦因是虛糜反致疎失若夫籌辦大工則情狀萬端尤難言喻故余言河事專重救弊而指冒銷者常少戒虛糜者至多凡以此也有心人詳覽余書類求以得隅反則河壩勞民庶其小息乎

余書既來以野剛又頃何謝發另漁其小息平工先數
 許員能香常少妖氣藥香至冬凡以此也育心人精贊
 大工頃部知萬歲大難言命姑余言何事專重難難而
 劫之姑卑載不且為藥因長氣藥又煙刺夫苦夫善難
 部部楚不隆頃贊土束採皆韞氣指辭楚祖又頃以普
 辭頃無祖不寔改日劫何與北大地中無家貝普春賦

